

# 佛說四十二章經講話(二)

聖印

於台灣正聲廣播電臺播講

## 三 譯者的簡介

後漢迦葉摩騰竺法蘭同譯

後漢指的是東漢，前漢則是西漢。這是說：譯本經的人是在後漢時代，譯者有兩位，是迦葉摩騰和竺法蘭兩位聖僧。

原來漢明帝在永平三年某一天夜裏，做了一個奇怪的夢，夢見一高達一丈六尺的金人，頭頂發出了日輪似的圓光，從空中飛行到宮殿的上面，不禁大吃一驚，隨即醒轉。第二天早朝時他就質之於羣臣，希望有人能推斷出一個吉兇究竟。當時文班裏面有一位博覽古今學問廣博的大臣傅毅說：

「臣根據周書異記的記載得知，佛誕生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初八日，那天早上大地爲之震動，江河爲之洶湧，天空現出五色光虹，當時昭王問羣臣是何緣故？太史蘇由說：『依我觀察，想必是西方大聖人出世的徵兆。』原來太史據占卜所得是乾卦的九五爻飛龍大天之象，他的判斷不錯，他又說：『千年以後，此一西方聖人的教法，當流傳到我國。』昭王就把這事刻在石碑上，埋在南郊的天祠之前。以年代推算，迄今也到了一千一十年，故此夢必與周書所記載的有關。」

漢明帝非常信此話，就下令郎中蔡愔，中郎將秦景，和博士王遷等十八人，到西方去尋覓佛法。而迦葉摩騰和竺法蘭，就是蔡愔請來的天竺國的兩位高僧。

先說迦葉摩騰，他是中印度人，出生在婆羅門教徒家裏，他有過目不忘的聰明，並且是無書不讀，無書不懂，但有一次見到佛經，居然是他所不能懂，就下了苦心去鑽研，對於戒律也感興趣，於是出家求道，不久之後，成爲一位道學兼優的大德。

他遊歷到西印度的某一小國，那小國國王恭敬地迎請說法，當時他宣講的是金光明經。恰巧那時另有一個國家出兵偷襲，却

意外地大軍遭到了障礙，人馬竟無法推進，探索之下，才知道所要偷襲的小國裏正有一位高僧在宣講佛經，才發生了如此不可思議的神蹟，這哪能褻瀆神聖呢？於是不但停止進襲，後來還和該小國開誠佈公結成同盟國家，和諧共處。蔡愔一行從傳聞中知道了這件奇異的事情，抵大月氏國，便到迦葉摩騰座下，呈上國書以及禮物，非常恭敬地禮請聖僧到中國來傳佈佛教。

其次說竺法蘭，他也是中印度人，其聰明博學，不讓迦葉摩騰專美於前。他精通「禪」與戒律，記憶力特別強。他深具慈濟衆生的宏願，而且和迦葉摩騰是至契的道友，聽說老友東行，就自動發心要與同行。

由於當時交通的不便，雖然他們沿途備受各國的優待與迎送，但也嘗盡了櫛風沐雨的辛苦，他們以白馬馱着釋迦牟尼佛的立像和六十萬言的佛經，終於在永平十年丁卯歲來到中國的首都洛陽。那尊釋迦牟尼佛的立像正如明帝所夢的金人一樣，明帝大喜，再看兩位高僧儀表出家，風度不凡，與之談吐，更是肅然起敬，就接待兩位高僧住於鴻臚寺。第二年下詔在洛陽城西建白馬寺，作爲兩位高僧永久的居所。寺名爲白馬，是紀念佛法的傳入中國，以白馬馱經而來。

這兩位高僧從此安心地本着傳播佛法的初衷，從事譯經的神聖工作，而他們所譯的第一部經，那就是本經。

## 四 經文講解

### (一) 總說

世尊成道已，作是思惟；離欲寂靜，是最爲勝；住大禪定，降諸魔道。於鹿野苑中，轉四諦法輪，度憍陳如等五人而證道果。後有比丘所說諸疑，求佛進止，世尊教勅，一一開悟，合掌敬諾，而順尊勅。

世尊成道了從，就作這樣的思想：「離開一切欲念，但求寂然清靜，這是最上殊勝的。」所以他住於大禪定的當中，降伏了來侵的魔王和一切的障礙，得大自在。

得道後的世尊，首先假鹿野苑的地方，初轉法輪說示苦、集、滅、道四諦的真理，度了以憍陳如爲首的五位比丘，證得果位。繼後凡有出家的僧人向世尊質疑，要求指示何者應當作何者應當止的，世尊都不厭其煩的分別予以教化，使得他們一個個都能覺悟，明白道理。因爲世尊的契機契理的說法感化了大眾，受應化的得度者，莫不一心合十，恭謹遵照所教化的方法去做。

就這段文意可分爲四節，第一句「世尊成道已」，是總敘一化的原由，其次從「作是思惟」到「降諸魔道」是追述成道的方法，再從「於鹿野苑中」到「證道果」是說的釋尊成道後轉法輪的開始。最後「復有比丘」：「到」而順尊勅」是正叙此四十二章經的發起。

我們要知道，按照一切佛經通序來說，都是分成六種證悟入信之道，即：一、法體，說法的本體，二、能聞，使得聞法而入信，三、機感，機緣成熟而感應說法，四、教主，說教的主人，五、處所，說教的地點，六、同聞，得共同聞法而證悟入信的人。例如其他諸經一開始便說：「如是我聞，一時佛在某地說法」等。獨本文的次序和一般經典稍有不同。這是何故呢？

這個原因，乃是由於佛法初來中國，必須要順隨着此一地方的文字體制。中國文章貴在簡畧，而本經所譯的內容，則六種意義全都具備。世尊兩字，即代表教主，成道已三字代表機感，鹿野苑即代表處所，憍陳如等及復有比丘一句即代表能聞及其餘共同聞法的人，法輪教勅即代表法體。

我們要了解，世尊，並非是指哪一佛的專門稱謂。一切諸佛都可稱爲世尊，所謂世尊是說的諸佛德行圓滿，爲世所尊之意。不過此處所提到的世尊，却是指娑婆世界教主釋迦牟尼佛而言。他可比喻作天人上面的尊師，聖者當中的聖者，是一切無情的器世間，一切有情的衆生世間，和一切正覺的覺者世間，數他爲最尊最聖。

釋尊的誕生是相當奇特的，他在母胎中十月後，却從母的左肋下出生，而不是像普通一般人從母體的下部出生，這是尊貴的一點；何況一生下地即能行走，當時曾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向前邁了七步開口說：「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。」這又是可尊貴的。而後他聰敏至極，任何難事過目即會，所學任何技藝都勝人一籌，這也是可尊貴處。尤其自少能覺悟人世間的衆苦，淡泊於富貴功名，嚮往於出家求道的生活，這更是更可尊貴的。

釋尊的成道的經過，實際上就是一部艱辛困苦達於極點的歷史。他曾從許多的仙人外道學道，到各地去遊學訪道，爬山涉水，忍餓挨餓，後來又自己一人到了荒涼的大雪山勤修苦行，經六年之久，每天只喫一麻一麥充饑，弄得身體皮骨聳出，面容憔悴，不成人形，還是不能得道；最後毅然捨棄苦行，接受了牧羊女絲迦達好心的供養，喝了牛乳恢復體力，又到尼連禪河洗浴，除淨身上所積的穢垢，從而容光煥發，精神充沛；這時帝釋天尊化現爲一童子向他送上一個吉祥草，他收了下來便到了菩提樹下，敷上吉祥草，結跏趺坐其上。運用了慈心三昧，終於降伏了魔軍們，深入於四禪的大禪定，觀察出四諦十六行相，就在臘月初八日子夜時分，天空中明星出現的剎那，睹星光而豁然大悟，得證無漏的正道。

「離欲寂靜」這四個字輕描淡寫了釋尊的一生，一般人都是追求人生有限的欲樂，但聖人智者與俗人愚者的不同之處就是在於這一點上面，把一切世人追逐的虛榮欲望都看得很淡，甚至不屑一顧，然後才能集中精力去求聖道，研修真理。佛陀和弟子們日常的生活多是在山林，或停留於路上的。午後佛陀多在毘舍利的彌猴河邊的牛角婆羅林，或王舍城近傍的溫泉靈鷲山，那爛陀近傍的捺樹林等處，如在這些林中禪定時，弟子們遙見他的威儀，等他起座後始請其開示。舍利佛曾說：「今我們各自思惟，無由聞問，終是不明究竟，還是到世尊處請示吧！」於是佛弟子多在月明之夜，到世尊處闡述各人的意見，並求開示。這種情形，宛似孔子遊於沂上野外林泉時，諸弟子各述其志一般。